













保嬰自巳藥片



保嬰自巳藥片，功能強健嬰孩胃腸，却除嬰孩白痢，服後白白胖胖，涎瀉可愛。

上海張發藥廠出品 各大公司均有代售

**西鄉南洲軼事**

常法

在東莞市野公園的高臺上，有西鄉南洲的銅像，是坐着一隻豹的。原來南洲生平最喜狩獵，有殺虎獲豹一肩荷鐵轡出去特獵。關於此也有軼事：當時南洲住在激流之畔爲鄰方害起。一天又已暮下鐘，打中了一隻雉，高興得很回寓去。行至中途人眼已瞎了，不辨方向。南洲於是舉步往這邊跑，結果點上了火，借那火光走避。誰知一則誤將地方是佛羅倫斯，則南洲偶不小心把椅桌上的星架之火燒着了樓下的屋。南洲因此獲罪，被流徙至薩南大島，在那裏一國名叫西鄉的海濱地方草草結廬而居，渡了一年的船期才得返家。

南洋華僑志緒綱。丈夫長精神，此乃我家通事人知否？不爲兒孫羞。

南洲。昨日爲漢詩，能奈老時者？大都聞有一二句可憐。

南洲。一國人談說，誠不免愧作之。茲再就記懷所及，另刊數語。

險涉艱難由山路獲——建業推開華盛閣門。請看世上人，

萬劫歸來，客寓清風身欲仙。吳在英與我同居，其樂不絕已三年矣。

白雲飄蕩非所慮，甚喜金銀無動；百千嬌復何畏！

出外開遊釣望——一貫懶睡懶起來疎懶有餘。若賦天恩，

勤勞多樹！稻香棉花飽經霜盡獲年。若能試大度，

豈敢謀自安。

南洲在九龍戰艦中，因奧兒並打桌，右臂受了不能復原的力傷，自此便不可能以偉道立身，乃轉攻文學，其刻苦精勵，實令人驚歎。彼西鄉之創道也，牢固由於文字之高，大半亦出於窮苦努力。當其十七八歲任地方書記時，一日隨縣奉行官名：大野五郎君衙門裏視察情形。大野一見即知其鄉之非常人，使於閒話中詢西鄉之所讀何種書報，西鄉答以「正在攻政典第五卷」。大野乃曰：「四座友兄當然重要；但有公國案結縛者，史書是不可不讀的。」於是太重要了！草衣急告，使西鄉得益不少。後來西鄉任愛諦降將軍大將時，曾受過：「休我成爲今日之我者，實出於大野先生之所賜！」（下）

成了他們心目中指示設計的人物。

巽願表面自有形形色色的風光，而是生來是其中之一的這也奇怪，別的生息管一間滿不景氣，而和家却正生涯相照，大有應接不暇之概！此中教訓，正因爲口入太多，商計在生命途程上實討得本命運這一層實口的提示，恰是海、火、雷……

◎文天祥  
文天祥：一雙手挽浙江興義旗，帶來了太后的詔諭令天下。

黃鵬將

得多。至於蟹不要又是另一問題，因這是未生的事物！

文天祥

[illegible]

白雲飛小兒再給一大盆小的人，爭論不決，巡捕走起見，把老太婆的衣箱內抄去

所以，凡住北站附近之人，對此宣傳特別留意。該知道，在米戰時期留京出之外，這也是一種新的騙術。

我父親的父  
我說她拾起頭來，  
呵！正是她，一個似曾相識而有羞怯的少婦，今晨却意外地相遇在橋中央了。  
「我沒有看錯你是金先生吧？」好什麼？  
「她笑着說：『你怎麼也到這裡來了，幾時回來的？』」  
「回來已有二十多天了，你可是還嫌小組嗎？」  
「不錯只見過一二次面，你還認得我。」  
「那麼你也沒有把我忘記吧？」  
「……她來源地低下頭去，望着橋下的綠水默然不語。  
我問她為什麼每天這樣跑來到這兒的岸下去？」

上散步，可有什麼重大的心事。她突然醒悟起來，「早，知道那天早晨吹口哨的是金先生，爲什麼不理我呀，唉！我爲什麼要逃走呢，爲什麼不理我？」  
做最後的幾句會話竟成了嘆息的聲音，究竟還是怎樣一會事呢？可以告訴我們嗎？  
「告訴我，你什麼時候睡呢，因爲我的心意，每天只想聽到，可是却聽不到，因此……」她說到了這裏忽然吞住不語去，臉上的表情顯得更憂鬱了。  
我過遲地伸過手去捉住了她的腕，她順從地把身子靠得近些。  
「爲何想到我不使你這樣年紀。因爲：……什麼？爲何不想嫁下去？」  
「因爲，因爲……我實在有些出不出去，要是金先生肯幫我忙的話，我可不用多說了。」

「你不明白，即使我除了不出錢買東西來，老實告訴你還有什麼誤解？」  
「你怎麼知道？」  
「我把從前幾年以來我的地圖已經拿了一張華英的地圖又對她說：『要是你底下媳下姑娘，我很希望你底也會讀過高等和初等科畢業』你家的哥哥呢？」  
「我今年二十歲，哥哥是教書，並沒有到地的地如今已出了山窮水盡的辦法來。現在你既來問我。」

「我們揀了一株枝條特粗

**叢集**

江棟良作

手巾中的聖旨——某處，「瑞滿」民一致歡動。這時該處督撫知道所以已定之通國統制時期。現在我們可以不必要再顧慮什麼好人惡劇了，也不必再說些什麼造人林泉了。杜將軍已經給了一萬多勳章，同澤海山合作了一萬多的勤王義士。（用力地）我決定讓我親自留下來的全部家財，一半用出來招募義士兵的糧餉，一半用來招募新兵，但商業來位深明大義萬斯林的協助，一家成功。

完備了，你還想反覆不成？一丁多來扯瑞滿着扯了。扯是扯不着，身體最發酸時候，把腿盤在唱戲上，你來扯瑞滿的手。瑞滿道：『別做在人哩，你是勳中的人，我不願意做勳中人哩。』瑞滿空，竟上沙發的扶手，微微的搖搖頭腦的，以後我永遠不唱戲了，可是我告訴哥哥的，以後我永遠不唱戲了，唱也永遠唱得不好，我不唱的目的，是為了我的苦勞呀，我在安陽縣中學看見一個呂瑞滿，現在呂清溝是屬於我的了。」一把手我攔住了，又說了一聲道：『二是我聽懂了，我還想什麼呢？』

板，而且不能入睡。於是，種種思潮湧起來了。最先，便不期然的想到了京師身上。不多一個為東京的機人，差不多每個東市的人都驚醒頭腦的。幸虧，他們的身體黑，因此，客住我們身體之久，還不會有甘地的本。

人但他自堅持著非武力的不合作主義，冀求印度民族獨立的被輸入以來，他的生命史上第一次重大的行動經過。星期長的一更，曾經行過。星期一，會世界人，飽餐了的本。

瑞滿道：『這說成沒關係了，誰把這些點子笑心的東西放進衣袋裏呀？』

『瑞滿這種樣樣斷路了，不知道什麼錢才搞得清楚賬，便揮揮手道：「你要怎樣，算得一些的話吧，我又不懶了。」明天還有事，但是也不能算落空了。』

○天吳道：『哥你今天來了，我好幸福了。我可以告訴你，你辛苦了，可以安寧了。我不會，你試試看，你試試看，建之，食拉。』

瑞滿的太太麗氏，給我孩子一雙小襪，取出了一雙棉襪，逼着瑞滿洗。瑞滿道：『這面子的不得不要了，我要回家催他一見而歸。』

送他回去了再來，這是他惟一的要求。」

(一〇)

幸的一件事就是他的天同時被捕，而結果是將死的不十分常見。甘地夫人也不十分常見。可是也能和的丈夫立在一條戰線上，敢於直立在發動戰爭，即印度女界的領導者。

是『一』的，故事是：一個關於步，正與某例。某人做成功的事，往

捉他。日。編過連不已，不難逃

的人，善走之免，却沒耐睡在

的工作，崇高的事業

種類型，都是給夫人去做

以巧遇人，處理想

地便得。她更輕易的，決定想

一顆的根柱上住，決

不願嫁人，甚至要愛戴

的人太矣。惟有笑人

，連避事就靜一的

，點技巧都不懂。

這是一艘輕，認定一艘事中來，

大發明也，不認的不計。箇今中，

伯，肯吃苦不建大功的案伯

夫，大都安於小說，偷工減

現成的發明，現在的從從，

些近利，端個像人，終終終

飛得高。所謂一不登

色的被破的枕頭上，很容易

找他的。否則，要早他易

那架色的長成白色的，要

捉無從起，那麼，所受到

的家裏，一定還要增加千百

倍。

有人說：我國人向不高

白色，所以被破舊了，大都

也有保留的，臭虫生長其間，

也就有屎尿作用了。不過

時代更要大改用白色臥具

，免得做作了，不時的害

落伍者了。

印度民族對於顏油甘地

，自前年八月，被以此阿捕後，直到廿地的所以出獄

的甘地。

吧？

甘地日常起得很早，而

且，平還沒有發白，他注意最

多，平還有的發生非常注意，

除散步外，愛好靜養。老

於雖然他是個七十幾歲的人

，當他於前年被捕之前，釋

還相當的靈敏！

甘地的食糧不多，平

菜式的，以乳製品、水

或豆、瓜果蔬菜之類。也許

就是這個原因故，所以此來未

得病，而每度入監之時

，總可經過幾次檢查之時

這次他被捕時，最不

藥新聲譽幸秀

○黃金一碼賣金赤金

芝蔴約上七期滿。昨李錦

福商至本月廿號為止。卅

日為樂友假座義演，後晚

宗家陳歐秋聯義演等，定

二月二日發售。

○楊寶霖「全部黑水

一張貼預告已」業已排

於禮拜一（廿二）夜場八

仍進行演唱卽季末結，正

灘角人在平談該中。

鏡流。

症即相向盡去焚矣，不留寸燭，顯然覺痛，吾度無可指掛

亦罷之兩女直入衣室，分據左右夾持吾體，脂膏滑心凝解

吾驚人，爭斷咽喉，音童退避合，非力放心自得而

動兩女爭斷喉，舌傷喉，雖時是女女責備以體驗身

西蜀兩童子

鏡流。

[illegible]

國華銀行

辦理一切商業銀行業務  
兼營各種儲蓄信託事項

△總行：上海北京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五五五五

○號轉接各部

清酌品茗

請到

酒家

南國

北地而南路南口